

「」 廟幸往事

■梁江(中国美术馆研究员、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)

清明礼敬祖先，踏青郊游也是重要主题。30年了，陪同王朝闻导师重游岭南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1990年，广东举办了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的“纪念黄遵宪当代书画艺术国际展览”活动。其时，我的研究生导师、著名美学大家王朝闻先生82岁了，仍应主办方盛邀南下出席仪式。当时我在广东美协工作，也参与筹备，领到的最重要任务是接待王朝闻、王琦和李泽厚三位美学界艺术界大家。对我而言，王朝闻是导师，王琦主编《美术》杂志时我当过编辑，李泽厚则是研究生授课老师，迎接接待责无旁贷。

这三人都是提前五六天到达广州，下榻广州远洋宾馆。我在宾馆中餐厅见到他们，问起这几天有何安排。李泽厚先生说有学术界朋友要见面，王琦先生和夫人则说几十年没再去广州沙面，想去转转。这样，便确定翌日我陪王琦先生及夫人先去沙面，其后几天则专门陪同王朝闻先生。

朝闻先生多次来广东，对肇庆七星岩和鼎湖山印象很深，说要“收脚迹”，有这样几天时间想去看看。我找曾在肇庆多年的画家林丰俗，还有肇庆群艺馆罗国贤等人陪同。11月28日，我们几人设计的重游七星岩和鼎湖山行程开始。两辆车中午才到达离广州100余公里的肇庆，住宿在星湖中央的波海楼。

肇庆与王朝闻先生著名的《论凤姐》一书，有一段不太为人知的因缘。朝闻先生说：“12年前，我和天津出版社的两位编辑，从海南岛来到肇庆，继续为《论凤

美学大家王朝闻的岭南情缘

姐》定稿。先在鼎湖住了14天左右，后在星湖住过一夜。鼎湖游览区是两面青山中的峡谷，其中有飞水潭。我几乎每天下午必去静观飞瀑，即使下小雨，也一个人去走走，来去都有潺潺溪水声给我做伴。下午，几乎没有游人。”

那次回京后，王朝闻先生写过一份谈审美的文章，文中顺带批评了湖心新建筑物与星湖山水比例不协调，在当地曾引起很大反响。这次又见波海楼，显见他甚愉悦的神态，不过他仍到当年曾住过的房间外和环廊转了一圈。

29日上午，我和林丰俗、罗国贤等人陪王老一家四人从波海楼开车到鼎湖，经小水库绕到庆云寺上方下车。先游庆云寺。这样的路线是为年事已高的王老特别安排的。公元678年，禅宗六祖惠能弟子智常禅师在鼎湖山创白云寺，此后，高僧云集，周围建起三十六招提。广东四大名刹之一的庆云寺，位于鼎湖山中部长谷，座西面东，具有浓重的东方建筑特色。朝闻先生对我说：“广东肇庆的星湖与鼎湖，是我12年前游览过的名胜。这两天的重游使我觉得，它俩对游客的作用，是在互相呼应着。”他接着又说：“星湖和鼎湖的显著区别，是广阔和平静水域中的山岛显出了星湖的特征。我们前天住宿在星湖的波海楼中，室内一角辟为小天井。其中的芭蕉等南方植物能与阳光、雨露相接触，这么重视自然的建筑构思，符合我的兴趣。和我从前在星湖住过的地方相似，也是在竖形的建筑高框里构成了天然图画。”

在庆云寺上的山头下车后，沿着石级，朝闻先生和简师母携着小孙子前行。一路拍照片，攀老树，有时还一溜小跑。他回忆说：“这条路线，和我从前由广

州先到鼎湖的不同。这一次，经小水库绕到庆云寺上的山上下车，先游庆云寺。12年前，我从飞水潭的小石径拾级登山，到过一次庆云寺。”朝闻先生在山上小憩，笑对我们说，“长期生活在绿色世界里的南方人，也许见惯不惊，未必能像我这样处处感到新奇。七星岩的凤凰树，树冠好像天空中的云朵那样在流动着，这样的幻觉和错觉，已经使我感到这次肇庆之旅的幸运。”

在鼎湖，唯一的憾事是没法找到朝闻先生从前住过的小屋，也许这十多年前的建筑早已拆迁改建了。“‘收脚迹’的任务没有完成。”朝闻先生说。

肇庆之行匆匆两天，留下了许多新鲜美好的印象。回到广州后，我和林丰俗、李伟铭又陪朝闻先生去看最具岭南水乡特色的顺德，到过花乡陈村，还到了容奇镇。林丰俗、李伟铭、叶其青、叶其嘉和我几人，陪王朝闻先生过石桥、穿旧巷、攀老榕。在河涌边，朝闻先生最感兴趣，盘桓再三不肯离开的是南方独有的榕树。一些老榕树已长了千百年，树干硕大，盘根错节，枝繁叶茂，巨大的绿荫遮蔽一方。王老兴致勃勃，一路谈笑风生，几次要攀爬上树拍照。岭南山水的几天行程，令人难忘。

12月4日，在广州嘉应宾馆的“纪念黄遵宪当代书画艺术国际展览”座谈会上，朝闻先生说，黄遵宪主张写“古人未有之物”拓“古人未辟之境”，体现了艺术上的独创性。“这对于当代艺术家的自我创造而言，也具有示范的意义”。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胡一川、李泽厚、王琦、秦牧、方成、肖锋等近200人。

当年我曾就此活动写了综述文章，在1991年的《美术》杂志刊出。后又



■把它拍下来



■树根作桥真神奇



■看，老头和老树

为广东电视台写了文字脚本，电视台则派出著名主持人侯玉婷，拍摄出一期文化专题片播出。美学大家王朝闻的岭南情缘，成了1990年底广东广为人知的文化热点，而当年参与活动的文化大家多位已远行了。清明时节，借薰风微雨以寄缅怀，感念他们为广东文化艺术的奉献。

「」 藝術逸聞

■陈永锵(著名画家)

每逢清明节，都会让我们集体地对先人进行追思，以前我担任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时，在这个时间段里，都会和纪念馆同仁一起缅怀先辈，包括居廉居巢，“二高一陈”到关山月、黎雄才，以及后来离去的杨之光老师。在我的人生路上，老师们都可敬、可爱又可亲，给我人格的形成，注入了很重要的基因。

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，何磊老师专程到佛山西樵来看我，我跟他讲，很想拜他为师。他笑了一下说，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。没过多久，我收到了一封他的来信，他可以招研究生，如果我能考上，就自然可以成为他的学生，这便成了我的研究生考试缘起。

当时只有初中学历的我，完全不知研究生为何物。记得负责招生的是陈金章老师，他大概知道我的情况，但看到我初中的文化程度报考研究生，就说：“初中毕业生哪有资格考研究生？考研究生要大学本科毕业的。”说完，陈老师又给我拿了一张表，并说，“你那张《鱼跃图》不是在全国美展获奖了吗？这样吧，就写相当于大学水平。”

当时的我无论如何都不敢写“相当于大学水平”，就在那里傻笑，陈金章老师见状，说我人够诚实，然后让我回去写一篇论文，再讨论能否破格报考。

回家后，我匆忙到书店买了本《实用

先师们都可敬、可爱又可亲

文体写作》，挑灯夜读，终于明白了何为论文，更找到了诀窍，我很快便按论点、论据、结论的格式写出了人生的第一篇“论文”。论文交上后，听天由命吧。不久后，我真的收到了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准考的通知。



■陈永锵 鱼跃图

很可惜，我还没复试，何磊老师便因病去世。我当时心想：“老师都走了，我还读什么研究生？”

后来，杨之光老师知道我的情况之后，托人带话让我安心复试。正是因为杨之光老师的关心，我又回到了广州美术学院复习迎考。

更重要的是，后来杨之光老师安排了我和方楚雄两人去北京游学，使得我们有机会遍访京津地区的名师大家，例如李苦禅、李可染、田世光等先辈，这些对我的成长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

其中，李可染老师的一番话，我记忆犹深，他说，岭南画家很能画，山水画里的榕树、椰子树、红棉都表达分明，如果画里的东西能够“抖”下来，那么，掉下来的一定也有树、有房、有花，很清楚。但北方人画画就不一样，画的不知道什么树，不知道是什么山，如果“抖”下来，则全部像蚯蚓。我当时跟方楚雄听得云里雾里，但这几句话我一直念念不忘，后来偶然翻开一本音乐杂志，里面大意写到，音乐并非声音构成，而是由乐音构成的。我顿时醍醐灌顶，画也是一样，并非由具体物象构成，而是由笔墨构成。

很多年之后，我一次见到何磊老师的孙儿，说感谢他爷爷当年的关爱，尽管最后没有正式成为他的学生，但我始终认为何磊前辈就是自己的老师。他的孙儿回答也很幽默，他说，“我爷爷很喜欢你，一直想收您为学生，他也不知道您一定

能考到研究生。所以，他就放心把您交给更好的老师了。”

我一生中，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很多师者贵人。比如我第一次坐小汽车，就是坐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陈叔亮的车。当时我在工艺厂工作，正在画西樵的导游图。陈叔亮当时跟西樵的领导说，想见我。一开始他们过来传话，我根本不相信。因为陈叔亮在我的心目中，是名声鼎盛的大师级。后来果真见上了陈叔亮先生，而且他见到我也很高兴，不停表扬我的《鱼跃图》。我跟他讲，自己的作品并未成熟，自己能获奖，推测也是跟“公社社员”的身份相关。他听我说完，不停点头，他对我谦虚的品格表示肯定。就这样，我坐上了他的专车，陪着他参观工艺厂。其间，他对工艺厂领导不止一次对我表示赞赏，说“这个年轻人很有前途，品格好，画也画得好，要好好栽培。”他还特别关心起我内人的工作问题，说她的工作也一定要给解决。

又有一次去黄山写生，有一对老夫妇听见我们讲粤语，问我们是否广东人，又问我是否认识大诗人陈芦荻，我说陈芦荻是我“二伯父”，他十分震惊，说跟陈芦荻是很好的朋友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黄苗子、郁风夫妇。

我一生的各个经历，都有幸遇到各种老师，并得到他们的启发与引导，这是我个人幸运的地方，借此清明时节，回忆点滴，以示缅怀。（采访整理：梁志钦）